

# 沙特什叶派与政府 关系的流变\*

• 李 意

**[内容提要]** 自现代沙特王国建国后，沙特什叶派与瓦哈比政权的关系成为影响沙特政局的重要因素。沙特什叶派的生存环境恶劣，政治地位低下，饱受歧视与限制。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沙特什叶派将不满情绪转化为一系列暴力极端活动，迫使沙特王室调整政策，使得双方关系进入严重对抗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沙特什叶派意识到革命立场没有成功的机会，开始与沙特王室实现和解，并通过和平形式促使沙特政府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处境。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在伊拉克什叶派上台、沙特与伊朗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沙特政府对什叶派处境的漠视以及什叶派内部不断分化等原因的

---

\* 本文是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研究”(16JJDGJW013)的阶段性成果。

综合作用下，沙特什叶派的激进思想和极端势力逐步扩大，与政府的关系陷入僵持状态。双方的矛盾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稳定。本文梳理了沙特什叶派与瓦哈比政权从对抗到缓和，再从和解到僵持的一系列变化，分析了双方关系出现变化的原因，最后指出，沙特瓦哈比政权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决定了沙特什叶派的艰难处境，双方的固有矛盾还将继续演绎。

[关键词] 沙特 什叶派 瓦哈比派 宗教极端主义

沙特的什叶派人口数量不多，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15%，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东部盛产石油的哈萨、卡提夫和加瓦尔周围，还有少数居住在麦地那。18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状况危机迭出，为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结盟并统一阿拉伯半岛打下了基础。18世纪中叶，为了扩大领地、确立沙特家族在半岛的统治权，家族首领伊本·沙特（Ibn Saud）与瓦哈比派的创立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达成协议，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创建瓦哈比派国家。1765年，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登基。他以伊斯兰教“圣战”的名义，赋予瓦哈比军队新的动力。瓦哈比军队的征战节节胜利，攻占了什叶派聚居的绿洲卡提夫，用武力征服了哈萨并降伏了散居的游牧部落。<sup>①</sup>1792年瓦哈卜去世后，阿卜杜勒·阿齐兹继任，在沙特家族中开创了酋长兼任瓦哈比派伊玛目的先例，确立了沙特王国延续至今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sup>①</sup> 王铁铮、林松业著：《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对沙特什叶派而言，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的联盟意味着艰难处境和悲惨命运的来临。沙特什叶派的国家归属感很弱，他们从不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一部分。沙特政府也几乎没有对此做出过解释。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瓦哈比军队把向非瓦哈比派穆斯林进行“圣战”视为合法。1802年，瓦哈比派攻占什叶派圣地并血洗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公开屠杀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民众，拆毁先知穆罕默德外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的陵墓。<sup>①</sup>在这之前，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虽有分歧，但都尊崇先知穆罕默德，而捣毁穆圣陵墓的行为无异于宣告双方从此互为仇敌。从那以后，沙特什叶派在社会上一直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他们不得不采取或掩饰、或顺从、或激进的措施以求自保。

### 一、沙特什叶派与政府的对抗

沙特什叶派一直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逊尼派直接控制着国家关键部门，什叶派则缺乏参政渠道，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行政、司法、军队等领导阶层之外。由于被沙特政府边缘化，居住在盛产石油地区的什叶派居民基本没有资格分享沙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财富。自1910年起，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伊本·沙特与瓦哈比派联手组建“认主独一兄弟会”，即“伊赫万运动”（Ikhwan Movement），旨在同化贝都因人，并由此开创了沙特王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伊赫万运动”。贝都因人被迫告别游牧生活，迁居到具备完整宗教功能

<sup>①</sup> 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no. 5 (Jan. 1, 2010), p. 74.

的定居点，即“希吉拉”。<sup>①</sup> 游牧民被要求接受瓦哈比派教义，承认沙特家族是新兴伊斯兰国家权力的掌控者，承认伊本·沙特是瓦哈比派的伊玛目，并献身于沙特国家的“圣战”事业。<sup>②</sup> 在这一时期，宗教学者伊本·阿卜杜·拉蒂夫协助沙特国王，依靠强制性手段，“或是刀剑先于说教，或是说教继以刀剑，酌情而定”，<sup>③</sup> 以此来推行“伊赫万运动”。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改变了阿拉伯半岛游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发展，抵御了外来侵略并维护了国家稳定。但与此同时，瓦哈比派教徒如同白色恐怖势力，他们大肆掠夺包括什叶派在内的非瓦哈比派教徒的财富，其军队逐步征服了哈萨、杰贝勒沙马尔、锡尔汉河谷、阿西尔和汉志等地区。他们对阿拉伯穆斯林发动猛烈攻击，甚至连千年以来一直掌管麦加和麦地那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哈希姆家族也不放过，结果造成约几十万阿拉伯人伤亡。<sup>④</sup> 什叶派穆斯林也未能幸免。

1932年沙特建国后，沙特什叶派穆斯林受到瓦哈比政权的百般歧视和限制。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极端贫困。正如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在“底层社会研究群体论”中指出的：“弱势群体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

① “希吉拉”是阿拉伯语“迁徙”的意思，此指伊本·沙特于1913年试办的农业垦殖区或定居区，贝都因人被派遣到此定居。

② Christine Moss Helms, *The Cohesion of Saudi Arabi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13.

③ [黎巴嫩]阿明·赖哈尼著：《近代内志及其归属地区史》（阿拉伯文），贝鲁特：时代出版社，1928年版，第137页。

④ Gilbert Clayton, “Arabia and the Arabs,”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1 (1929), pp. 8-20.

清除的。因此，他们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sup>①</sup> 由于无法进入体制内、通过政党组织模式或者利益集团来获得影响决策的机会，因而抗争是沙特什叶派唯一的政治资源。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更是激发了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争取自身权利的勇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沙特什叶派穆斯林在著名领导人哈桑·萨法尔（Hasan al - Saffar）的带领下开始奋起反抗。萨法尔指出：“我们真正被践踏的地方在于沙特的专制。他们是真正的压迫者和殖民者……暴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被压迫者的崛起。”<sup>②</sup> 在伊朗“输出革命”的影响下，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建立起反政府组织，包括伊斯兰革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和新伊赫万运动（Neo - Ikhwan）在内的激进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它们深受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思想的影响，其成员多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激进分子追随和效仿霍梅尼有关“教法学家统治”<sup>③</sup> 的构想，主张创立“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从而取代沙特王室的统治。从那时起，沙特什叶派与瓦哈比政权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什叶派首次成为沙特家族统治的严重威胁。

事实上，什叶派内部也分为两派：主流的什叶派穆斯林提倡和平与包容，主张对不同的教派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反对毫无原则的教派纷争；秉持极端思想的什叶派穆斯林则鼓吹教

① [印度] 帕萨·查特杰著、田立年译：《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② [沙特] 哈桑·萨法尔著：《伊斯兰中的多元化与自由》（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③ 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理论是对什叶派政治理念的重大创新，主要内容是由已经具备宗教权威的教法学家代行政治权威，以此克服伊玛目隐遁之后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

派冲突，甚至把不同分支的穆斯林视为“敌人”，主张把他们彻底消灭。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什叶派激进势力将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情绪转化为一系列暴力极端活动，其中以两次“东方省大起义”最为著名。1979年，沙特爆发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什叶派公开反对沙特家族的游行示威。1979年11月，位于东方省哈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不顾政府的相关禁令，公开庆祝该派重要的宗教节日“阿舒拉节”（Ashura）<sup>①</sup>。大约有上万名什叶派穆斯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抗不公正待遇、要求实行自治。游行很快蔓延到整个东方省，参与者不但袭击了英国阿拉伯银行，而且焚烧了附近的汽车、捣毁了沿街店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政府不得不紧急派遣军队封锁哈萨地区，想方设法稳定局势。时隔一年，沙特什叶派再度举行大规模游行，引发更为严重的骚乱。参与者高举霍梅尼的图像，要求释放在1979年“阿舒拉节”期间被捕的什叶派穆斯林，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沙特政府的镇压进一步激化了什叶派的对立情绪，加剧了局势的紧张，使二者之间的仇恨情绪不断蔓延。两次什叶派骚乱不但对沙特政局的稳定构成一定威胁，也为沙特极端主义的发展火上浇油。此后，什叶派极端势力的抗议活动成为沙特教派政治中的长期性问题，沙特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纷争不断加剧并延续至今。

“东方省大起义”失败后，哈桑·萨法尔集结了未被镇压的沙特什叶派残余力量，与陶菲格·赛义夫（Tawfiq Saif）、哈姆宰·哈桑（Hamzai Hasan）等人一起离开沙特、寻求伊朗政府的庇护。他们在伊朗成立了“解放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其目标为改善沙特什

<sup>①</sup> “阿舒拉”是阿拉伯语“第十日”的意思。这个节日是伊斯兰教历的1月10日，也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为哀悼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遇难的重要纪念日。

叶派处境，使什叶派穆斯林获得像其他宗教派别一样的社会地位。<sup>①</sup> 该组织先后在德黑兰、伦敦和华盛顿成立了办事处，后又成立了“伊斯兰祈祷团”（al - Thawra al - Islamiyya）等组织。就这样，旅居国外的什叶派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展开了与沙特政府长达 10 年的抗争。1987 年，该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正式命名为“希贾兹真主党”（Hezbollah al - Hijaz）。然而，合并后的“希贾兹真主党”与萨法尔之前创办该组织时的设想完全不同。“希贾兹真主党”策划并实施了多起恐怖暴力事件，被沙特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

## 二、沙特什叶派与政府的和解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什叶派穆斯林企图依靠伊朗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逐渐破灭。以萨法尔为首的旅居国外的什叶派领导人意识到，与沙特政府的抗衡不仅无法动摇沙特瓦哈比政权的统治地位，而且会与国内什叶派穆斯林日渐疏离，革命手段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更何况，什叶派人数少且力量弱，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或革命。可以说，单纯的政治抵抗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什叶派面临的难题。鉴于此，什叶派领导人开始转变策略，将注意力转向寻求文化的趋同性，这是一种与沙特政权联系起来且具有开创性的方式。他们一方面继续表达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另一方面试图与沙特瓦哈比政权改善关系，并首次承认了沙特政权的合法性。哈桑·萨法尔解释道：“尽管瓦哈比与什叶派之间有众多分歧，但在宗教认

<sup>①</sup> Fuad Ibrahim, *The Shi'a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Books, 2006), p. 33.

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双方有望修复关系，达到最终的统一。”<sup>①</sup> 他积极主张“参与原则”，认为只要能参与到沙特的政治活动中，就有机会逐步改善什叶派的社会地位。为此他宣称：“只要沙特政府愿意讨论实质性问题并有效控制政府对什叶派的歧视，那么什叶派一定会配合政府展开对话和协商。”<sup>②</sup> 为了表达诚意，什叶派领导人把“解放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更名为“什叶派改革运动”，显示出什叶派反政府组织力图摆脱伊朗的影响、远离革命和暴力宣传、积极争取西方国家支持、促使沙特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等决心。不仅如此，自1991年起，什叶派创办了两份期刊，一份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阿拉伯半岛》(al-Jazira al-Arabiyya)，另一份是以华盛顿为大本营的《阿拉伯观察》(Arabian Monitor)。这两份杂志基调温和，不再以教派矛盾作为关注焦点，而是表达了教派合作、关注人权、国家团结等理念。<sup>③</sup> 作为当时沙特什叶派反对派在海外的唯一声音，他们呼吁沙特政府公正地处理什叶派问题，并尝试与逊尼派极端主义穆斯林建立沟通渠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伊朗在海湾战争中恪守中立原则，国王法赫德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伊朗的关系，因而开始反思对什叶派的遏制政策；从内部环境来看，随着美国和西方势力明显增强，西方意识形态与沙特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发生强烈碰撞，导致沙特国内出现了新的伊斯兰主义者。1993年5月，

① 哈桑·萨法尔著：《伊斯兰中的多元化与自由》(阿拉伯文)，第89页。

② Madawi Al-Rasheed, "The Shi'a of Saudi Arabia: A Minority in Search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 1 (1998), p. 121.

③ 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p. 49.



新伊斯兰主义者宣布建立沙特第一个人权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Legitimate Right，简称CDLR）。由于CDLR具有极端伊斯兰色彩，且大有内外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之势，沙特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遏制和惩处等制裁手段加以打压。为了缓解国内矛盾、消除不满情绪和抵御伊斯兰极端浪潮，沙特政府努力营造宽松的宗教和政治氛围，放松了对不同教派纯宗教活动的限制。<sup>①</sup>特别是在对待沙特什叶派的问题上，沙特政府开始着手同什叶派就宗教自由和经济开放等问题展开对话，努力通过以下措施改善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关系：一方面，政府适度突出宗教对社会发展的监督作用，增强乌里玛和宗教权威机构干预意识形态的能力和行使司法的权力。此举既能迎合沙特普通穆斯林对宗教的心理需要，又能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和滋长；另一方面，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弥合因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差异，缩小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的现象。<sup>②</sup>为此，沙特政府加大了对东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加强了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加快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尝试放弃或终止对什叶派穆斯林歧视政策的同时，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事实上，对于沙特政府而言，接纳什叶派反对派比引发严重冲突更加容易。1993年10月，在沙特驻英国大使的谈判和帮助下，什叶派反对派的部分成员由流亡领袖陶菲格·萨伊夫（Tawfiq al-Sayf）率领返回沙特，标志着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从对抗转向和谐。法赫德国王特地安排东部省总督穆罕默德王子亲自执行什叶派的要求，其中包括：允许之前被取缔的什叶派宗教仪式重新开展、停止在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中歧视什

① 王铁铮、林松业著：《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280页。

② 同上，第265页。

叶派的行为、归还什叶派穆斯林被注销的护照、允许什叶派流亡人士回国以及保证这些回国人士不会被逮捕或审问等。<sup>①</sup> 不仅如此，沙特当局还释放了大量什叶派囚犯，对学校书本中的“什叶派是一个异端教派”的说法进行修订。新版教科书写道：“沙特目前有5个被承认的伊斯兰法理学派，其中4个属于逊尼派，还有1个属于什叶派。”<sup>②</sup> 这对什叶派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的什叶派刊物《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观察》也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不过，为了避免惹怒逊尼派极端分子，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并没有过度宣扬，什叶派反对派的行动也显得十分低调。<sup>③</sup> 当然，并非所有的什叶派都接受与沙特政权的和解，包括“希贾兹真主党”在内的反政府组织强烈反对与政府媾和。他们一直是伊朗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忠实拥护者，始终与沙特政府保持对抗态势。

“9·11”事件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沙特国内兴起了要求王室进行全面改革的政治力量。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什叶派取代逊尼派登上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从而刺激着沙特什叶派的权力意识。2003年4月，以哈桑·萨法尔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动向阿卜杜拉国王请愿，要求沙特政府与国内什叶派展开对话，在消除宗教歧视的同时，允许什叶派穆斯林参与政治。面对地区局势的剧烈变化，沙特政府着力防止伊拉克的动荡局势对国内什叶派产生消极影响，并于2003年6月举行了与什叶派的第一次国家对话。这次对话持续4天，聚集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50位著名的宗教学者。尽管这次会议的内

① Madawi Al-Rasheed, "The Shi' a of Saudi Arabia: A Minority in Search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p. 122.

② 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p. 77.

③ "The Shiite Question in Saudi Arabia,"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ept. 19, 2005)

容并未公开，但沙特新闻社极高地赞誉了该事件并引用了国王的话，将之称为“和平的对话”。<sup>①</sup> 随着2005年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aziz）国王的登基，什叶派穆斯林以为，他们的时代终于要到来了，因为阿卜杜拉国王对于改革和宗教都具有很大的包容度。<sup>②</sup> 在随后召开的市议会成员的国家性选举中，什叶派积极参与竞选。尽管职位数量较少且职权范围有限，但这场选举本身以及什叶派在这场选举中行使的投票权对什叶派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他们赢得了大部分参与竞选的席位。

不可否认，对沙特什叶派来说，2003年的对话与2005年的竞选都是不小的成功，但之后的一系列现实表明，他们其实并未获得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直接支持。在沙特领导人看来，与什叶派的谈话是必要的，但在现实中对什叶派的公然支持则是一个冒险行为。<sup>③</sup> 不仅如此，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导致沙特国内逊尼派教徒与什叶派教徒之间的矛盾升级，加之逊尼派“基地”组织的持续叛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沙特政权与什叶派进行调解的意图与行为。总之，什叶派可以说获得了一些好处，但对话或竞选并没有给他们的现实处境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

### 三、沙特什叶派与政府的僵持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期间，沙特什

① 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p. 78.

② Toby Jones, "The Iraq Effect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Report*, no. 237 (Winter 2005), p. 36.

③ 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p. 89.

叶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调是和解的。然而，自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中东地区的“什叶派之弧”逐步形成，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沙特不得不通过伊朗及什叶派的视角看世界。这一视角不但影响了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而且促使沙特政府扭转了对什叶派的怀柔政策，双方关系逐渐进入僵持状态。事实上，这种僵持关系及其后导致的矛盾激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地区周边局势的剧烈变化，高层的政治安排、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无不影响着脆弱的教派关系。

从周边国家局势的剧烈变动来看，2003年4月伊拉克什叶派的上台激发了沙特什叶派穆斯林的斗志。他们也希望像伊拉克什叶派那样扬眉吐气，自由度过“阿舒拉节”这样特殊的节日。沙特什叶派似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们决心“在护卫国家统一的同时捍卫自己的权利。”<sup>①</sup>然而，2006年在黎巴嫩发生的战争中，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城市的事件恶化了沙特什叶派的处境。当时，阿卜杜拉国王正要准备与什叶派公开会晤，但真主党在阿拉伯国家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亲沙特政府在黎巴嫩的不稳定程度却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sup>②</sup>沙特政府在强烈反对真主党以及伊朗的同时，东部省份又开始爆发亲真主党的示威游行。在这个背景下，阿卜杜拉国王无法平息传统瓦哈比派激烈的反什叶派情绪。事实上，对沙特什叶派而言，周边什叶派国家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使得逊尼派主导国家中的沙特什叶派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不仅如此，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

<sup>①</sup> Tamar Yegnes, ed., *Sunna and Shi'a: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Tel Aviv: Moshe Dayan Center, 2008), p. 43.

<sup>②</sup> F. Gregory Cause, "Saudi Arabia: Iraq, Iran, the Regional Power Balance, and the Sectarian Question," *Strategic Insights*, vol. 6, no. 2 (Mar. 2007), pp. 56-67.

令这一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地区什叶派势力的强势崛起，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要求表现出敷衍和漠视的态度，进而导致极端思想在什叶派中逐步扩大。2011年3月11日被沙特什叶派确定为“愤怒日”，沙特境内爆发了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什叶派政治运动。自此，什叶派政治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倾向，其抗议和叛乱活动愈加频繁。

从瓦哈比政权的强硬态度来看，毫无疑问，这个宗教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伊斯兰教，而且它的所有律例几乎都是反什叶派的。毕竟，家族统治和瓦哈比派的结合与什叶派的权利诉求之间存在无法化解的结构性矛盾。<sup>①</sup> 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高级宗教学者本·吉布林（Bin Jibrin）发布了一项法特瓦（Fatwah）<sup>②</sup>，号召逊尼派穆斯林否定敌对派真主党。尽管吉布林之后声明称，这条律法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形势，但他的反什叶派观点确实非常著名：在早年发布的法特瓦中，他曾号召将什叶派穆斯林全部判处死刑。<sup>③</sup> 随着周边什叶派势力的崛起之势愈发明显，沙特什叶派无疑会与逊尼派瓦哈比政权背道而驰。雪上加霜的是，以开明和宽容著称的阿卜杜拉国王在即位后，其改革措施十分有限。他在公开场合明确指出，沙特是逊尼派国家，这在事实上给沙特什叶派和瓦哈比派之间划清了界线。就这样，沙特政府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和什叶派依然遭受的各种歧视，促使什叶派内部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并迅速蔓延。

① 李福泉：“新千年沙特什叶派问题的演进与前景”，载《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29页。

② 伊斯兰教法用语，意为“律法”或“教法判例”。指权威的教法学家就经、训或法典未作规定或尚有争议的问题，根据经、训的精神和教法原理，经过审慎推理引申出的法律处理意见或裁断说明。

③ Graham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s* (New York: Palgrave, 1999), p. 180.

从什叶派内部的分化来看，虽然哈桑·萨法尔成功获得了沙特政府的有限支持，在改善什叶派地位的事业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什叶派内部对此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温和派支持与政府进行沟通和对话，而激进派则倾向于采取对抗性的手段。他们谴责改革运动，拒绝与政府对话，要求公平分配石油财富。持激进主义思想的“希贾兹真主党”甚至认为，与政府对话是背叛什叶派的行为。沙特什叶派内部持续分化，与此同时，所有的什叶派教徒也都意识到，沙特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sup>①</sup> 2009年发生的麦地那事件成为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从和解走向对峙的重要转折点。2月23日，数百位什叶派穆斯林到麦地那“天堂林苑”（Tree Garden of Heaven）<sup>②</sup> 纪念先知的忌日，遭到沙特政府的极力阻止，引发了国内外什叶派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在近1个月的抗议活动中，激进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尔尼姆尔（al-Nimr）名声鹊起。他抨击沙特领导人并提醒沙特政府，如果它不改变对什叶派的政策，有效遏制瓦哈比极端主义，那么他们将为东方省什叶派居住区的分离而战斗。<sup>③</sup> 尼姆尔的分离言论加速了什叶派内部的分化，以尼姆尔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不断壮大，对持温和立场的改革运动形成巨大挑战。什叶派与沙特政府经过漫长努力而达成的和解路线岌岌可危。

从逊尼派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来看，什叶派是极端主义的瓦哈比教徒（如“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所深恶痛绝的，而

---

① Fred Wehrey, "Shi'a Pessimistic About Reform, but Seek Reconciliation," *Arab Reform Bulletin* (Aug. 19, 2008).

② 该墓园安葬着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四位什叶派伊玛目的遗体，因此在全世界什叶派中享有极高的地位。游访墓园是什叶派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却长期遭到沙特瓦哈比派的禁止。

③ Donna Abu Nasr, "Saudi Government Cracks down on Shiite Dissident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 2009.

什叶派与沙特政权的和解更使他们无法忍受。2003年5月,沙特什叶派领导人与国王阿卜杜拉会晤后仅仅1个月之内,沙特阿拉伯遭遇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恐怖主义袭击。5月12日,“基地”组织发动了恐怖袭击。他们同时袭击了利雅得的3个外国人聚居区,造成20人死亡,193人受伤。<sup>①</sup>就这样,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的“基地”组织叛乱活动不断发生,令沙特王室成员质疑,政府与什叶派的对话是否选在了一个恰当的时机。不仅如此,近年来名声大噪的“伊斯兰国”也主张仇视和残害什叶派,其极端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沙特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紧张关系。2014年11月,哈萨绿洲的什叶派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袭击,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最惨重的伤亡事件;2015年5月,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的什叶派清真寺遭遇“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自杀式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挑起沙特两大教派的矛盾,通过扰乱沙特国内秩序并造成动荡,从而为“伊斯兰国”向沙特国内渗透创造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沙特什叶派已经不再信任沙特政府提供的安全供给,而是自行组建了安全委员会来寻求自我保护。这个名为“人民动员组织”(The People's Mobilization Forces)的机构专门负责巡逻街道、检查进入清真寺大门的车辆和人员等,<sup>②</sup>表现出对沙特政府的失望与不信任。随着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戒备不断增强,多年辛苦取得的和解成果也逐步化为泡影。

① Joshua Teitelbaum, "Terrorist Challenges to Saudi Arabian Internal Security,"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 3 (Sept. 2005), p. 9.

②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ism after the Saudi Mosque Bombing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9, 2015.

#### 四、结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的抗争历时40多年，与政府的关系从对抗到和解，又从缓和到僵持。尽管沙特什叶派的处境得到了一些改善，如被允许进行“阿舒拉节”的庆典活动、发表什叶派作品、建立什叶派清真寺和学校，但这些活动都必须高度谨慎地开展。纵观沙特什叶派的历史，多种因素的结合影响着他们多舛命运。以瓦哈比派意识形态为主导，沙特世俗政权同以谢赫家为代表的乌里玛阶层始终维系着一种彼此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sup>①</sup> 由于沙特家族对瓦哈比主义的承诺经常被后者用来衡量或管控什叶派穆斯林的种种行为，因此，沙特什叶派为沙特家族的宗教合法性付出了巨大代价。作为一种强大且狂热的意识形态，瓦哈比派几乎不可能容忍什叶派完全成为沙特国家的公民。有学者指出：“沙特国王的立法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而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权则掌握在瓦哈比派宗教领袖和最高宗教会议手中，国王的立法必须得到宗教权威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sup>②</sup> 这就意味着，若没有瓦哈比派乌里玛的支持，沙特王室的统治便难以为继。只要沙特政权仍然实践瓦哈比派的宗教思想，那么，敌视和反对什叶派就会成为保守的瓦哈比派教义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事实上，沙特什叶派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他们辛苦得来的成果。据悉，在东方省的阿瓦米耶（Awwamiya）村，一些居民不

① 王铁铮、林松业著：《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302页。

② 马福德著：《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仅携带武器，而且还佩戴刻有黎巴嫩真主党秘书长哈桑·纳斯鲁拉（Hasan Nasrallah）头像的项链。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与政府的矛盾在特定条件下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内忧与外患总是相伴相生。从周边局势看，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获得的成功可能导致沙特什叶派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黎巴嫩真主党作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其一举一动对沙特什叶派也有不小的影响；伊朗作为沙特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对手，双方的长期不和更会使沙特什叶派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由于沙特和伊朗的特殊关系，沙特王室不是把什叶派问题仅仅当作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是将它上升到与伊朗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在沙特政府看来，什叶派的民主诉求实际上反映了伊朗的利益，什叶派权力的扩大等同于伊朗势力的扩张。可以说，在各方面钳制和打压什叶派已经成为沙特王室与伊朗进行地区角逐的体现和需要。因此，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夹在中间，既是沙特迫害和蔑视的对象，也是伊朗笼络和争取的对象。

## 著（译）者简介

肯尼斯·D. 沃尔德（Kenneth Wald）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杰出教授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Allison Calhoun - Brown）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苏尼尔·卡里亚卡拉瓦纳（Sunil Kariyakarawana） 英国皇家陆军神职人员

汪 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 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贾付强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李 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章志萍 海军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